

《清溪走笔》序

□ 姚国权

有时我会想，上世纪六十年代，如果上海的那张大报能够连载二十岁不到的年轻小伙白祥飞的中篇小说《迁居》，而不是因为他所在的公社不予盖章而作罢的话，中国当代文坛或许能多出一位像赵树理、浩然那样的人物了。

这样的可能可以有，当然会有，就凭他十七岁就发表诗作，凭他当年气壮山河的写作抱负和炽烈的创作激情，凭那时候几位文艺界老前辈对他的厚望，凭我十几年来与他的接触、对他的阅读并从他的作品中深深感到的那种未被充分释放的文学的力量。

那种文学的力量不仅出没于他的小说、散文、戏曲、诗词等体裁多样的作品，而且也像一枚秤砣那样在他内心铁定下来。尽管时代的纷纷扰扰总在干预、压抑着这种力量，但最终还是消弥不了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对于老白的忘年交我来说，并不会因为他尚未有一部“伟大的”作品问世而感到遗憾，相反，我眼里的老白不愧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存在。

老白又要出书了，这次是一本散文集，取名《清溪走笔》。他托陆伯鑫老师嘱我写个序，虽感力不能逮，却也义不容辞。花了几天时间细细读了一遍，眼睛一亮、内心一动之处着实不少，不免感慨良久：老白那与文学长伴的人生算得上是花茂果盛了。

2007年10月，《白祥飞文学作品选》上下两册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在随后举办的作品研讨会上，我曾表达过这样的意思，说老白的写作是当代乡土文学的可贵实践，并认为他的成功之处在于一个“小”字：视野小、着力点小、主题小。视野小，保证了他所写的都是他所熟悉的；着力点小，保证了他描绘的准确性；主题小，保证了他所要说的是切实的、真诚的，没有浮泛、大而无当的东西。

读《清溪走笔》里面的文章，仍能体会到“小”的魅力，“小”的深刻，“小”的力量。

这些文章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人生经历的记

叙，亲人故友的怀念，乡镇人物的素描，风情世态的速写。没有宏大叙事，只有对一系列小人物的刻画，而且大部分作品都不求篇幅，有的甚至区区五六百字，但对人性的揭示却已足够饱满。

我注意到，老白对其描述对象有着鲜明的情感取向，有爱与嘉许，也有叹惋与怨刺。《“山洞”岁月》《弯窠里》《我的祖母》等亲情外溢，《一把小红伞》中那个“八九岁的扎两朵蝴蝶结的小姑娘”纯洁绽放，《王老师》《何先生》彰显人性的光芒。当他写到那些手工艺人，金匠、弹絮匠、白铁匠、修鞋匠时，不仅嘉许他们的手艺，字里行间更透露出他对平凡、苦难却保持良善的小人物的一脉温情。而在《钟表匠》《老赵一家子》《友婶妈》《龙叔》等篇什中，他对那些在时代的浪潮中摸爬滚打、命运坎坷的人们表达了深深的同情，文字背后的叹惋之声犹萦耳畔。

我印象特别深的还有那些“带刺”的文章以及类似志怪、志异的作品。这类东西在老白以前的作品中难得读到。《面糊蟹黄》《两个红蛋》《一根食指》《四斤废铁钉》等文中对无良小贩、诓钱的外地女人、狡诈的算命人、黑心的修车人的描述刺纸三分，凸现出社会变迁过程中人性的晦暗。同样，读来颇具传奇意味的《木匠》《挖墙基》等也通过记叙对象的人生遭际的荒诞，昭示了人性的幽暗。确实，一个作家的能力不仅在于对美善的敏感与呈现，同样重要的还在于对丑恶的面对与揭露，这样才能在文学是人学的意义上把握完整的人性。在这点上，老白显示了他的清醒和实力。

老白的文字是清新而简洁的，多用白描手法，尽量褪去抒情的表相。我前面说他有“鲜明的情感取向”，也是作为读者的我的感受而已。他前几年出版的竹枝词集《清溪牧唱》，虽为诗歌，其抒情温度也几至零点，比兴、白描，力求客观呈现清溪一带的自然、人文与民俗风情。而在散文中，这种文字风格更为明显。这本《清溪走笔》中，除了几篇小型报告文学（当属应邀之作）与全书文风有些失衡外，其他文章



大都履行了“简洁”这种写作的道德义务。这种简约而纯熟的文字能力，在《友婶妈》一文中尤其显得充沛，而且此文后半部分的对话很是出彩。读者诸君读后自见分晓。

前几天与两位朋友小酌，说起写作与健康的关系，我说如果写作经常着力于与自己的内心沟通的话，写作一定能焕发精神、强健身体乃至延年益寿。祝老白永葆文学的初心，心宽体健，佳作不断。

红色百年（组诗）

□ 张 猛

1
1921年7月，一个寻常的夏天
一艘满载梦想的小船从嘉兴南湖起航
乌云密布的中国，一轮红日刺破阴霾
六十里外，古老的东湖泛起微澜

七年后，转角湾，一点星星之火
在无边的黑夜中萌生
饱受压迫与奴役的金平湖儿女
从油印纸上找到了明天

2
到沪上去，到赣南去，到中央苏区去
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时代结束后
数以千百的金平湖儿女
带着梦想，奔赴前线

黄浦江畔，井冈山上
遍地黄花在深秋的风中堆积
多少个昏暗的夜晚
家中的老母亲倚门遥望

3
独山脚下，飞机大炮的钢铁洪流
摧毁了冰冷的“东方马奇诺防线”
沿着上海塘、广陈塘和盐海塘
各种主义在漫天的烟火中飘摇

最危险的时候，最困难的境地
各色旗帜聚集在镰刀和锤子下
以梦为马的金平湖儿女
用鲜血浇灌出赤红的太阳

4
九峰楼下，一抹鲜艳的紅
守护着城市的车水马龙
你是金平湖最美丽的女儿
你用青春诠释了什么是忠贞

衫青港前，一丛傲人的绿
见证着乡村的全面振兴
你是金平湖最勇敢的儿子
你用生命诠释了什么是信仰

5
北纬三十度的雪化了的时候
毛主席的批示来到了金平湖
终于体验了自由的味道
自由的呼吸，自由的跳跃

新时期的金平湖，有风，有花，有月
一百种花齐放，一百首歌嘹亮
九龙山下，东方大港蓄势待发
报本塔前，湾北新城喷薄而出

6
通往稼书苑的路上，有一个高频词
它的内涵是清廉，是谨慎，是勤勉
吹面不寒的风掀动金色的花海
正契合千年古镇的底色

在金平湖蔚蓝的天穹中
一只只冲天的白鹤
不动声色地将我们的目光
拉回到三百九十年后的今天

7
“肯读书，能孝悌，做好人，行好事”
古老的训言穿越时间的屏障
镌刻在尔安书院前的石碑上
三百九十年的积淀在泖口开启，又闭合

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
在春天的三色堇得到了片刻的歇息
又让我们在金平湖儿女的奔跑中
看到了新时代的春天一节一节地拔高

8
泖河两岸，肆意地生长着各色庄稼
高耸的牌楼，沐浴在明媚的春光里
从残破的龙头庵，到新筑的稼书苑
从南湖红船的宣言，到稼书苑的吟咏

十年以来，我们见证了时代的变迁
每一个我们都不忘为民的初心
百年以来，我们见证了旗帜的飘扬
每一个我们都牢记复兴的使命

9
进入新阶段，金平湖新崛起的号角
吹遍了一千六百平方公里
五十万金平湖儿女用勤劳的双手
圆了一个梦想，再圆一个梦想

一百年来，我们高举红色的旗帜
用血与火谱写出金平湖最璀璨的华章
一百年来，我们红心向党，高歌猛进
与梦想同行，与时代共进

古体诗词一首

□ 李祖年

【中吕】十二月带尧民歌·南湖船

绿莹莹菱荷翠柳，清粼粼鱼水红舟。波荡荡堤桥渡口，风爽爽烟雨楼头。正遥想当年聚首，更引来世纪回眸。

光荣北伐血痕留，枪震南昌井冈矛。万里长征延安宝塔北京门楼，到如今改革春风暖神州。悠悠，辉煌一百秋，都源自七月聚会南湖后。

捡垃圾

□ 余 天

白天听广播，有个年轻妈妈被点赞了，说是教女有方。

晚上网络搜索，才知“虎妈带8岁女儿捡破烂”已是一周前的旧闻了，只是至今热力不减。旧闻说的是，有个8岁女孩儿，上小学二年级，性格开朗，但就是不喜欢读书。虎妈所有的招儿都用了，没一招管用。那天虎爸问虎娃：“不学习你要干啥，捡破烂去？”虎娃随口回答：“那就去捡呗！”虎爸虎妈一合计，说干就干。于是就有了那段视频——

虎妈戴着蓝色口罩和一次性塑料手套，提着白色编织袋，要带刚下课的虎娃去捡破烂。

虎娃瞬间崩溃，问虎妈：“为什么要捡破烂？”

虎妈回应毫不含糊：“你不学习不就得捡破烂吗？！”

虎娃更崩溃了：“谁告诉你的呀？！”

虎妈也更含糊了：“不学习不捡破烂你要饭去啊？！”

结果这一招还真灵，虎娃不仅学习态度端正了许多，还提出了考进前三名就不捡垃圾的请求。

视频中的虎妈表示，小时候也会听大人说，不学习长大了只能捡破烂。我也不是瞧不起捡破烂的，我只是想让她体验一下，以后累的苦的活你能不能接受。

虎妈的话让我思绪万千了。

我在第一时间想起了时传祥。在我跟虎娃差不多大的时候，我从语文课文中认识了这位“宁肯一人臭，换来万户香”的掏粪工人。

1959年，时传祥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当年10月26日，他应邀参加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群英会，受到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亲切接见。主席像老熟人一样与时传祥拉起了家常。就是那一次，主席对时传祥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你掏大粪是人民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

得知时传祥没有读过什么书时，主席将自己的英雄牌钢笔送给他，鼓励他学习文化知识。

小时候我还会延展性思考，我只会朗读与背诵语文课本要求朗读与背诵的内容，只会思考课文后面需要思考的问题。但是此时此刻，我非常想知道那一天掏粪工人除了激动地表示“我要永远听党的话，当一辈子掏粪工”之外，还跟国家主席说了些什么心里话。我也非常想知道，掏粪工人之后的文化水平是不是上去了。可惜，我无从知晓，因为媒体没有相关报道。

我只知道掏粪工人因着国家主席的接见，他的名

字被全中国的人记住了。当时担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和崔月犁，还到崇文区清洁队参加劳动，跟着时传祥背粪，那是实打实地背大粪呢。

今天的劳动教育在小学课程结构中有地位了。去年3月国家层面专门出台了《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

但是真正爱劳动且会劳动的孩子培养出了多少呢？

今天谁还真正以干体力活为荣啊。

今天就算人人都以体力劳动为荣了，家长也不舍得让孩子去劳动啊，孩子的时间实在不富裕呀，每天光是学习都嫌不够用啊，连睡觉的时间都被学习占用了，谁还敢让孩子们去劳动啊！

若是可以，家长巴不得连吃喝拉撒都替孩子完成了呢！

虎妈的话让我思绪万千了。

我在第一时间想起了一条“金科玉律”，那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金科玉律流传将近千年了，今日虎妈再一次用朴素的大白话验证了这依旧是“金科玉律”，寒门子弟，没有爹妈可以拼，不好好读书，还有什么可以指望的呢。

想着“文革”时期，正当读书好时光的“小将”们起来造反。他们未必认为知识没有用处才要革文化的命，他们是在他们的芳华时代被裹挟进入某种集体狂欢，他们在被裹挟中任性着，他们其实是被动地过了把任性的瘾。

1978年的春风起来时，他们开始思考自己的任性。我曾在师范学校的讲台上跟学生放声诵读顾城的诗歌。一个个音节从一个胸膛里飞出，抑扬顿挫，铿锵有力——

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我想除去一切不幸

我想在大地上

画满窗子

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

都习惯光明

我想画下风

画下一架比一架更高大的山岭

画下东方民族的渴望

画下大海——

无边无际愉快的声音

曾经任性的孩子，走向了中断整整十年之久的高考。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从此开启了与大部分年轻

人不一样的人生。

读书，终究是有用的。但读书“有用”过了头，这读书也就成了折磨灵魂的刑法。刑罚越重，灵魂的被摧残也越深。我们还能对一颗深受摧残的灵魂，抱什么指望吗？我们能想象这灵魂的拥有者，将来可以活成光明之子吗？

你想不要捡垃圾吗？

好好读书！

你想不要太辛苦吗？

好好读书！

你想任性吗？

好好读书！

虎妈的话让我思绪万千了。

我在第三时间想着，今日虎妈，个个不易。如有机会见到八岁虎娃的虎妈，我还得再问一问——

有专家认为，孩子出了问题其原因不在孩子本人，而是他遭遇了邪恶的成年人。对此，您赞同吗？

北大清华的博士纷纷求职于某个街道办事处，亲爱的虎妈，对此，您有何感想呢？

8万硕士穿梭于大街小巷送外卖，亲爱的虎妈，对此，您有何感想呢？

女干部与环卫工人同框，环卫工人穿着黄背心女干部也穿着黄背心，环卫工人挥舞着大扫帚女干部也挥舞着大扫帚，但是环卫工人戴着防疫口罩女干部却不戴口罩。亲爱的虎妈，您的虎娃若是问您，阿姨为啥不戴口罩呀，您怎么跟她说呢？您会告诉虎娃说“阿姨不能戴口罩啊，戴了口罩谁还能认出来她就是那女干部啊，她的光荣劳动谁还知道哇”么？

某单位的一群工作人员在干净极了的人行道上认认真真地扫地，若是虎娃看见了一口气问您“地上这么干净我如果去捡垃圾啥垃圾也甭想捡到了他们干嘛还要扫地呀”，您怎么回答呢？

亲爱的虎妈，如果您觉得这些问题与您和您的虎娃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您不必考虑如何回答，那么请原谅，我再问一句——您的虎娃如果拼尽全力还是考不到前三名，您会让她再去捡垃圾吗？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

亲爱的虎妈，您若是读到了我的这篇文章，您会不会一笑置之——余天，就你肚子里的这点儿小九九，我还不明白吗？！

好吧，您知道我是爱您和您的虎娃的。我就此住吧。